



# 走到人生边上的“小季康”

□ 土建学院 仲济涛

《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是去年从夜市旧书摊儿上淘的。虽然不是新书，但毕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质量有保证，而且就几块钱，于是果断买下。杨绛先生的这本书，早就有耳闻，如今缘分到了得以拜读。不说别的，单单书名就彰显着前辈知识分子那份含蓄蕴藉的气质。

杨先生的这本书不难读。全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的“自问自答”，内容涉及灵魂、良知、神鬼、天命。然而，在读完全书之后，自己的一点体会是，杨先生名义上的自问自答，实际上是在通过这种形式，告诉我们晚辈一些真相。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杨先生已是96岁高龄，生死都看淡了，谈及鬼神问题时，也就没有太多的“顾虑”。这让我想起曾任强老先生的那本《我是谁》。这本书也是在曾老生命的最后才出版的，里面也大幅提到了身心灵的话题。好几年过去了，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历久弥深。

言归正传，《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前半部分的内容，一句话概括，杨先生是在告诉我们：周围那些人们看不见的东西，统统都在。之后，作者还润物细无声地提示我们怎样去生活——“灵性良心如日月之光，暂时会被云雾遮蔽，云消雾散之后，依然光明澄澈”。

书中有很多段落，虽只言片语，却触动人心。比如，杨先生思考人生问题时，“自己想不明白，就想问问人，而我可以问的人都已经走了”；谈及鬼神看不见的问题，杨先生用了一个类比，“真、善、美看得见，摸得着吗？说到人生实苦，老人家一句‘哪个看似幸福的人真的享了福呢’，振聋发聩；勉励后辈多多完善自己的灵魂时，杨先生语重心长，“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很像胡适之先生的那句“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探讨人生价值时，杨先生又说，“声名，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是那种看破红尘的通透。

全书的第二部分则是杨先生的生活随笔。十多篇或长或短的故事，语言真切而亲切，像一位饱经世事的老人躺在摇椅上给晚辈们说古。其中的《记比邻双鹤》，喜鹤夫妇堪比人类的灵性，让人动容；《她的自述》记录了一位保姆的人生经历。其中一波三折，若详细写来几乎可以独立成书；《镜中人》则是杨先生对自家老妈子的描述，生动传神。文中女人刻薄女人时的那份“恶毒”，让读者不堪卒读。其中的讽刺意味，颇像钱锺书老先生在《围城》中的行文风格；《胡思乱想》则是老人家的真情流露了——当年清秀的小季康，如今已是垂垂老矣。等与天上的家人团聚时，父亲可能会诧异地说：“阿季老成这副模样，爸爸都要叫你娘了。”

杨绛（1911—2016），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江苏无锡人。

最后，跟大家分享两个从书中学到的词语：驯不及舌和枝叶扶疏。以前想当然地以为“扶疏”就是稀疏的意思，一查词典，正好反了。

“许安！”

今天的阳光很明媚，是这座城市少见的大晴天。许安从教学楼出来，在校内主干道的十字路口等红绿灯。周围的人熙熙攘攘，道路旁边的梧桐树投下一片阴影来，许安站在阴影里，看着手机里的聊天框，对面一直没有消息。

绿灯亮了，许安收起手机，抬头要走，熟悉的声音在斑马线对面响起——

“看这里！好久不见！”

往前走脚步突然顿了一下，随即穿过拥挤的人群，快步朝对面跑去。

斑马线的白色条纹在后退，绿灯上的倒计时数字一点点变小，许安离眼前人越来越近。那人身后是一棵茂密的梧桐树，像极了她们高中教学楼下的那棵。

“夏琳！”

许安像个孩子，重重跌进夏琳怀里。

绿灯倒计时结束，红灯亮起，斑马线上空明起来。

“你怎么来了？”

“你需要我就来喽。”

夏琳环抱着许安转起小小慢慢的圈来，很像母亲逗弄不高兴的孩子那样，也像三年前的她们。

三年前，15岁的夏琳遇见了15岁的许安。

她们的相遇是法国爱情电影里一见钟情的男女主，一面之缘就对彼此产生兴趣。相遇相识相知来得如此顺利又自然。

我已经许多年不曾梦见我的外婆。我自幼多梦，而且是很不幸地多梦魇，可是十分惭愧地说，这不孝的女儿的女儿，竟然在外婆去世后很少很少梦见她。

关于梦魇，最早在我小学时期出现，断断续续缠绕至今，随着年龄渐长频率也悄然增加。外婆梦魇，母亲梦魇，我也是，因此并不放在心上，直到中学时寄宿学校，每每被舍友惊醒，这才觉出几分后怕：原来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梦魇吗？随后却是隐秘的得意，仿佛这样就能使我们顺延的亲情感更加神秘坚固。

我印象中的外婆似乎永远是“八十多岁”，我出生时她七十多岁，我长到十四五岁时她离世，在我记事以来的岁月里，她始终是年迈孱弱的“八十多岁”。这也是我童年时奇怪幼稚的虚荣之一，我的外婆足足“八十多岁”，甚至经历了风雨如晦的战乱年代。该是何其壮阔的一生，我由衷仰慕，只是从不敢在她面前提起。

我喜欢外婆来我家。尚能走动的时候，她挎着提篮步行走来，斜襟纽扣的白衫有清苦味道，我兴高采烈地扑到她身边，可惜她再也背不起我。外婆上了年纪，依旧朴素整洁，她进门坐下，把满满一筐菜种的蔬菜交给母亲，取出干净的方巾拭汗，还要掏一把清水洗过脸，再细细擦干。这时候我最开心，遭到母亲呵斥只要撒撒嘴就有人护佑，抢夺遥控器最强硬的敌人父亲也会投降——这时候我怎么看抗日神剧呢。

究竟是我太心冷，还是名为心疼的情绪本就需要后天培植？等我意识到外婆独自一人走路来实在辛苦时，上天已经将这份神力从她身上剥去。忘记有多少次，母亲接到电话，匆匆出门，将迷路的外婆接回。依旧是薄薄的斜襟白衫，依旧是沉甸甸的编制提篮，外婆的眼睛日益浑浊，思维也不再清明。

我很恨自己那时只知心慌，读不懂母亲的泪光，她求外婆不要再乱走动，而外婆静静听着，也许根本没听清，她甚至不记得自己片刻前路的事，自顾自摸出一方帕子，里头是热化了糖的糖糕。

“我来看看小丫头。”

我是同辈最小的女孩，也就是外婆汗涔涔赶来看望的小丫头。我虚伪地接过粘连

女孩子的友谊单纯又浓厚，一旦走向“知己”的深度，那这两人大概就是命中注定要有此好友了。

小城多暴雨，夏季尤其。闷热的雨天和在空气里酝酿的泥土青草味混杂这燥热黏稠的空气在每一个房间里流动。天色昏沉，暴雨倾盆，学校提前下了通知下午可以晚些

到教室。

许安和夏琳躺在宿舍里，没有开灯，昏暗的房间里两个女孩依偎在一起，呼吸扑洒在彼此中间，牵着手讲最近发生的新鲜事。

许安怕打雷，每一个雨天许安身边都会有夏琳。

小小的被窝隔绝外面的世界，她们抵足而眠，像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王子和骑士，仅对彼此忠诚，相互依赖。

那种依赖来自雨后昏暗的房间里，两个

都要叮嘱孩子们注意喝水，每次孩子出行都要他们仔细留意可有漏落才能动身。

母亲频频说起外公的种种教导叮嘱，我难免厌烦，甚至心存作对，可那字字句句终于还是滴穿了我这块倔强的石头。但凡吃饭，哪怕不渴，我也要备一杯水在手边；每次和朋友同行，离开某地我总要唠叨一句“回头看看有没有落下东西呀”，说完才恍觉好笑；每逢撞击着良心的选择，总有上上辈的殷切教导穿过了时光的烟尘，在我耳边鼓励：“去选择吧，孩子，你知道该怎么

做。”

外公的音容于我而言全然陌生，只有家中厚厚影集中一张黑白照片，我据此窥得几分先人形貌。我从没见过外公，但母亲絮絮叨叨“你姥爷说过……”的句式却毫不陌生，他教子女以诚实、友善、细心，我又从母亲那里时时得到劝诫，虽然难以完全做到，我依旧确信自己不曾辜负教导。或许，若干年后，

我都会叮嘱孩子们注意喝水，每次孩子出行都要他们仔细留意可有漏落才能动身。

# 青协浴兰引

□ 能源学院 宗雍康

君不见，蟾宫折桂谱新篇，今朝更有青协助，我辈当日乾夕惕万龙出！

旌旗未展雄风生，北辰盟誓清志凝。且抱壮志逐云去，归来难忘故乡情。顾前绩，眺玄星，梦时碎，路依仍。碧空留待少年至，落得千秋万业兴。

人挤在宿舍狭窄的床上，躲避震耳的雷声。夏琳牵着许安的手告诉她不怕，两个人缩在被窝里，风声雨声敲打窗上，紧紧贴在一起的温热的躯体告诉彼此——我在。

对许安来说，夏琳是她的一场月光，盈盈落在自己身上，拂去肩头的尘埃。就像是每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夏琳向她敞开的怀抱。

而对于夏琳来说，许安是她的避风港。就像是她情绪崩溃哭到缺氧时，许安抱住她

# 亲爱的你呀 (小小说)

□ 测绘学院 赵雅璇

在空荡荡的教室里转圈圈。发丝落在彼此的肩上，纠缠出藕断丝连的联系来。

夏琳觉得许安是她的猫薄荷，而她是那只猫。猫薄荷会安抚焦虑的小猫，许安会安抚焦虑的夏琳。这种安抚像是抚慰犬和他们的主人